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五十八
至五十九



13
849
150



門 1 3
849
15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

德望 才智

德望

傳曰德成而上詩曰令聞令望蓋盛德內充英聲外
發若鼓鐘于宮懷珠于川而鏗錡著聞瓊璨自耀也
繇漢以來盛臺省之選賈捐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

踐其職者率多魁梧之士乃有忠規讜論孤風峻節
沉默端厚以鎮俗高潔遜讓以全道安危所繫朝野
攸矚藹風望於庶尹擅儀表於當世或以方嚴而見
憚或協才美而流譽固足以聳外庭之瞻諦爲邦國
之寵光虞書稱百僚師帥周雅美吉士藹藹咸斯之
謂歟

漢楊惲以兄任爲郎補嘗侍騎以才能稱好交英俊
諸儒各顯朝廷

後漢王良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
敬之

劉愷爲侍中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周舉徵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各重朝廷左
右皆憚之

王扶爲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
以非義當世高之

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
書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荀彧自爲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竒策
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
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爲司馬宣王嘗稱書傳遠事

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魏徐邵爲尚書郎以廉直見稱

吳顧雍爲尚書令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孫權嘗嘆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王蕃字永元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嘗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推之

晉羊祜仕魏爲給事中黃門卽高貴鄉公好屬文在

位多獻詩賦汝南和道以忤意見斥帖在其間不得而親踈有識尚焉

杜預爲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賈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唯恐其不居位備權爲中書侍郎權臣專政權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爲傳瑕所重謂之寧武子

武陔爲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各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

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

王濟尚嘗山公主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濟濟恂恂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
索靖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褚陶吳郡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也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傳祗爲嘗侍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嘗侍如故以鎮衆心祗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成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人物所倚信如此

陸玩爲尚書令王導却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

冊府元龜 德望 卷之四百五十八
給與羽林四十人

紀瞻爲尚書僕射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
王濛與劉惔爲中書侍郎濛恬勝能言各理惔少清
峻時人以濛北袁曜卿惔北荀奉倩
孔坦爲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

宋殷景仁爲侍中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曉騎
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
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又文
帝於合殿與四人晏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
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蔡興宗爲吏部尚書時前廢帝方盛淫宴霍侮群臣
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
見凌曳唯興宗得免

南齊王延之仕宋爲左僕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朝
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
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平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
美之

孔邊字世遠爲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
也

王湛爲黃門郎湛貞正和謹朝廷稱謂善人多與之

厚

張緒爲嘗侍中書令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

徐孝嗣爲侍中時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鎮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嗣也

梁張瓚年二十三爲太尉諮議參軍吏部尚書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左遷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

江革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

冠士子翕然歸之

劉顯爲中書侍郎與裴子野劉之遴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羨之

徐勉爲尚書僕射嘗參掌衡石甚得士心

柳昂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成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爲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

蔡樽爲中書令卒司空袁粲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

袁昂爲吏部尚書高祖謂之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

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
七年于茲矣四十已前臣之自有七年已後陛下所
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逆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臧厥臧甄子也爲散騎嘗侍歷中書通事舍人前後
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勅並
付厥厥辯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登登聞鼓訴
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
其見知如此

陳張種爲尚書令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
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

抗表讓位於種曰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
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人物所推如此
姚察爲吏部尚書察博極墳籍尤善人物至於姓氏
所起官職姻娶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人久以梓匠
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

後魏封琳爲同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盧魯元爲中書侍郎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如掩人之
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李瑾爲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
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王或謂瑾等曰卿等三爵

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卽瑾之外兄也
賈思伯任都官尚書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
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嘗之有當世
以爲雅談

胡方回爲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
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李神雋爲尚書左僕射篤好文雅老而不輕凡所交
游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爲其光價四方才子同宗
附之

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加光祿大夫篤親念故虛已
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李孝伯爲散騎嘗侍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
貴賤咸推重之

李冲爲南部尚書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
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
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
鹿愈爲給事黃門侍郎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
親賓加於疇昔

崔沐爲黃門侍郎崇尚先達愛接後來時議重之

辛雄爲尚書三公郎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肅寶寅
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寅曰吾
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
之賞何其晚哉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
得也

谷渾爲儀曹尚書正直有操行不苟合趣舍不與已
同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
此稱之

羊深爲駕部郎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
甄琛咸敬重之

嘗景爲門下錄事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
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

北齊任延敬爲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延
敬位望旣重能以寬和接物人皆稱之

鄭述祖累遷儀同三司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述祖
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
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
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

元斌爲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宮重任頗
爲齊文襄愛賞

元文選為中書舍人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

陽休之累遷中書監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縉紳所重

崔劼為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

表聿脩為吏部尚書聿脩少平和溫潤最有規簡以

名家子歷仕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

之日值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

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來

往彥深任用銘感甚深雖人才無愧然錄其接引吏

辭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

後周長孫紹遠為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謂群公

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為今模楷

李彥為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

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政爵為伯彥性謙恭有禮

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

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唐瑾為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

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文自謂

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

崔謙累遷銀青光祿大夫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元偉高祖時聘於齊為齊人所執齊平偉方見釋授上開府偉性溫柔好虛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政事之暇未嘗棄日謹慎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為辭人所重如此

趙善為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位居端右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荀士遜為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當世

蘓亮為中書監有機辨善談笑文帝甚重之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嘗如弗及故當世敬慕焉

周惠達為儀同三司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勲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

薛寬為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寬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常璫轉行臺左丞遣南邵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

璵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
隋肅世康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欲不慕勢貴未嘗
以位望自矜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以求
名譽

姚察初仕陳為吏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學兼儒史
李諤高祖受禪歷北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
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
元文都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
有能名擢尚書左丞

楊尚希為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

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

宇文弼煬帝時為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

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

牛弘為右光祿大夫榮寵當世而車服卑簡事上盡

禮待下以仁誦於言而敏於行

李德饒大業中為司隸從事雖作秩未通其德行為

當世所重凡與結交皆海內髦彥

裴矩大業時為黃門侍郎遇人盡誠雖至胥史皆得

歡心

唐溫大雅太宗時累轉禮部尚書甚有雅望

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乎

裴寬為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帝陟天寶初為吏部侍郎以道義相知不隔貴賤布衣常帶之士嘗虛左倒屣時人以此重之

常虛心為戶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間工於詩人以為戶部有二妙

李暉為吏部尚書風儀秀整所歷曹以威重見稱

唐竈白建天寶初主治外兵騎兵二曹謂之外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

事故世稱唐白宰相之望

李季卿代宗朝歷吏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之

崔渙為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頗為時望所歸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恭儉溫仁未嘗以喜溫形於顏色而親賢下士推轂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倦色

李元素為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

武元衡為北部員外一歲遷右司郎中時以詳整稱

重後為御史中丞持平無私人復稱之
鄭餘慶為左僕射左揆之重儀刑庶工頃自武臣權
幸超踐崇寵中臺政本寢以利替及餘慶以舊德居
之人情美洽

錢徽為翰林學士以上疏請罷兵忤旨出為濠州刺
史徽文雅厚重時論以為不宜久在郡元和四年徽
拜禮部侍郎後自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朝廷以
徽素有公望拜左丞

鄭絪為吏部尚書本以文學進性恬澹踐歷華顯出
入中外者踰四十餘年所居雖無赫奕之稱而守道
敦篤耽閱典墳與當時博文好古之士為講論名理
之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

許孟容元和中歷兵吏部侍郎太常卿方勁富文學
其折衷禮法考詳訓典甚為賢正論者稱焉

李絳為左僕射絳儀冠標望清舉自然以直道進退
聞望傾時

崔從歷吏部尚書侍郎從守道貞固自長慶以後以
時風蠶薄尤不樂趨進其簡厚之德至今稱之
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常度
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職奉

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帝弘景爲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及居網轄之地
郎史望風脩整累遷刑部尚書克東都留守判東
都尚書省事卒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
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爲倚賴自長慶以來
目以名卿云

宋申錫敬宗寶曆二年爲禮部員外郎始自策名及
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自長慶寶曆之間時風
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爲勸

崔玄亮自太常少卿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其名望宿

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嘗侍

帝虛舟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省時稱郎官家
韓愈爲吏部侍郎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蹙然不顧
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
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

薛廷老爲刑部員外累遷至給事中當官舉職不求
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風望

王翊太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爲左
散騎常侍代宗卽位日爲純臣尤重之

宇文籍太和初爲諫大夫而專掌史籍簡澹與人少

合駝翫經史專精於著述風望峻整爲時推重
孟簡爲工部侍郎夙擅時名士流推重及居大列風
望愈高或顯級華資有缺者當時公議必僉屬簡未
幾代崔群爲戶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別居
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
多由此而去故群入相以簡代焉
王質爲諫議大夫風度厚重直言正時輩推許
後唐蕭頊初入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
舉有能名

漢劉蕡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案吏有風稜人稱爲能

才智

夫三臺西掖典掌九重詔令彝典咸出於茲故有道
藝淵通機用周敏風力幹局顧問會旨叅決朝議剖
斷民事應對條暢敷奏精密兼領衆職曾莫留滯練
識舊體訖無尤違矧屬軍國多務書牘填委凡所諮
稟克究事端應變若神舉無遺策至於該覽百氏損
益萬樞雖日坐曹不廢接待用能服其時輩藹茲令
譽行王言之攸獎見人爵之斯從加以操履不渝諒
直是守贊其政柄誠無媿焉

漢金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

後漢耿國字叔慮

東觀記作憲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

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較尉

鄧壽為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嘗獨進見章帝奇其

智策擢為京兆尹

尹勲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桓帝召勲部

分眾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

魏王粲為侍中粲才既高辨論應機種繇王朗等雖

各為魏相卿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蜀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呂乂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眾事無留門無停宿

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

為清能

吳孫丞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後主內侍多

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嘗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

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儔

也

薛瑩初為先祿大夫天紀四年晉軍征吳後主奉書

請降瑩既至雒陽將先見叙為散騎嘗侍答問處當

皆有條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
以亡者何也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

晚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薛瑩各以狀對

晉石崇為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徐邈為中書舍人遷常侍侍郎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辨釋問則有對

杜預為度支尚書在位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宋劉穆之在晉為尚書左僕射領選前將軍丹陽尹高祖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大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

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奏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內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間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較定墳籍

顧琛為軍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遺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帝宴會有後魏歸人在坐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夫言及琛詭對帝甚喜

南齊王儉爲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國子祭酒衛將軍丹陽尹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勞無留滯

梁范雲爲吏部尚書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擁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

徐勉爲吏部尚書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克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讒

朱异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

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勅詰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瞻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後魏裴脩孝文時爲中大夫兼祠部曹司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北齊陳元康遷陵臺都官郎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後周宇文深為散騎嘗侍深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
在近侍每進籌策

蘇亮為中書監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辨美談笑太
祖甚重之所有籌議率多會旨

隋劉子翊高祖大業中為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
子翊為之辨折多出衆人意表

高構字孝基為戶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
又聾嫁之不售嘗採樵于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
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
窮理絕寃案風俗通云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

居此見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刺史以明

斷見稱

唐劉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

創高宗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

溫大有字彥博大雅弟也為中書侍郎敷奏明敏為
當時所稱先大雅卒朝廷每追惜之

杜如晦慷慨有大節臨機能斷太宗為秦王奏為王
府屬尋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
剖斷如流為談者所服

馬周為給事中尋轉中書舍人在位數陳得失周有

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魏元崇為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悉委元崇剖折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遷夏官侍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三

公正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異於是則人雖服從身亦弗理矧乎著位南宮比喉

舌之象恪居中憲號耳目之官固當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寅奉一人威肅百辟若衛之子魚漢之汲黯唐狄仁傑之儔皆可以同傳矣

漢張敞以數上書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守正不阿也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事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

蚤古早字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

後漢宋均明帝時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均縛格之諸尚書

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喜其不撓即令貫郎

樂恢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維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行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兄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而立人之朝乎

韓稜為尚書令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

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戚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固執其義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曰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振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鄧壽爲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卽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咨引王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

張霸爲待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友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

李克爲侍中大將軍鄧騭嘗置酒請克賓客滿堂酒

麒麟詭曰幸記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
奇偉以輔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克乃為陳海內隱
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騰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克抵
肉於地曰說士猶其於肉遂出徑去騰甚望之同坐
汝南張孟舉往讓克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
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祥子
孫者也克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
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

劉矩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
將軍梁冀意出為嘗山相

楊厚為侍中順帝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
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

左雄為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
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
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
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乃
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張陵為尚書桓帝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劔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

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陟
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
不以陵不肖誤兄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
愧色

羊陟爲尚書令時太尉張顯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
大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監相姻私公行貨賂
並奏罷黜之不納

刁韞爲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

向栩爲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

橋玄靈帝特爲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

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
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

趙戩字叔茂爲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克臺
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爲戩懼而戩
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
之

荀彧爲尚書令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
私欲撓意彧有郡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
事不可不以某爲議郎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
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魏陳群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
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賈逵爲諫議大夫時太祖終於維陽逵典喪事時鄧
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
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
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

何夔魏國初建拜尚書僕射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
與夔不合尚書傳選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
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
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
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嘗引綱
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蘇則爲侍中與董詔同僚詔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
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辛毗爲侍中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
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
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和光同塵不然
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

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蜀羅憲字令則為尚書吏部郎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

吳紀陟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

晉辛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王者固

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郝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文立巴郡人為散騎嘗侍蜀故尚書掾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重其人

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甄德為侍中時河南尹庾純先坐事免後復為散騎嘗侍後將軍荀汲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祿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權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目而後將軍汲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汲坐免官

傅咸為左丞多與楊駿箋諷切之駿意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

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目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可恠恠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卜粹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左軍將

軍

華廙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

王戎爲司徒免官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旣而河間王顥遣使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與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

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旃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策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王衍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興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

裴楷爲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楷不與之交

劉頌爲吏部尚書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倫黨張林聞之

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論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避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色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僭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

劉喬為散騎常侍時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稽紹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鹵族封弋陽子

荀勗為尚書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

荀緄爲尚書秉機乎正直道而行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劉敞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邠鑿鎮合肥時王敦有逆謀甚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王敦相見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鑿曰擬大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鑿曰大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敬聞鑿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鑿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邠道微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卞壺爲右將軍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卽位群臣進壺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壺與庾亮共叅機要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邠鑿壺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

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
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強禦皆此
類也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爲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
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爲諸
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
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閒泰嘗如含瓦石不
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弘恢風流相尚執鄙吝者
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爲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孔愉爲尚書左僕射讓稟賜表指言姦暴威靈王導
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靈
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
將以趙裔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
伯仁應思遠年令誠之才豈以趙裔居之邪導不從
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所銜

孔坦爲尚書郎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
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棄官
歸會稽

王恂爲僕射太子少傅王雅將拜遇雨請以繳入珣

不許之因冒雨不拜

韓伯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犯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能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范甯爲中書侍郎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見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

房 爲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駭議事皆施用遂爲惜則

邈隆字弘始嘗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僚所憚

徐邈爲散騎常侍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後爲中書侍郎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沈酒引蒲葢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范泰為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惟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重隆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不有同廓終不為屈

王惠為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王球為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游筵席虛進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頃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

南齊王琨在宋為散騎嘗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為一神琨案舊糾駮時龢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太祖即位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尊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宮旬用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蕭惠基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
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

張緒爲散騎嘗侍領本州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
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執不許晃遣書
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
得見逼

謝淪爲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
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淪又屬疾不知事蕭湛
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

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
興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晏以爲已之力觴
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淪共載還令省欲
相撫悅淪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淪
謂之曰身家大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
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帝加領右軍將軍
梁江革爲度支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
非其人革性強直每至朝宴常有褒貶以此爲權勢
所疾乃謝病還家

到洽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爲尚書左丞準

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

江蓓爲吏部郎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唯蓓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羊侃爲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孔休源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

謝舉爲尚書令時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

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焉

陳孔奐爲尚書倉部郎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憂懼奐延議理之竟得明白

蕭弘爲始興王諮議叅軍兼金部侍郎性抗直不事權責左右近臣無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裁抑焉

後魏東阿縣公元順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時三公曹令史宋暉案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

雍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
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之身天
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
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髮俱張仰而看屋
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
曰高祖遷宅中土剏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
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
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
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叅

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
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
室與之極飲順亢執不撓皆此類也

穆紹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
罕接賓客希造人門領軍元叉當權燠灼曾往候紹
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紹加儀同三司領左
右侍中元順與紹同直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
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
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
高允爲中書侍郎闕官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

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允至獨升階而揖

羊祉為光祿大夫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

于忠為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時北海王詳為太傅錄尚書事忠每以鯁氣正辭為詳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應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封回為都官尚書時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暮往詰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為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為便回答之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嬪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媿失色

賈秀為中書侍郎加安遠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

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敢笑
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而秀神色自若
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
老双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
遂得免難秀正色守正皆此類也

和其奴爲尚書左僕射與河東王閻毗太宰嘗英等
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

慕容白曜爲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

李冲爲南部尚書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家冲家至
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

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符官後
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鞮款奏始孫坐
罪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累遷尚書僕射
冲明白當官奉國爲已任日始迄終無所避屈

游肇爲右僕射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及覆論
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
干請終無迴挽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兀叉之
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
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
下署

盧同為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
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續
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
同在公之績

甄深為黃門侍郎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諧耽
學守道不悶予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
自媒銜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

楊機為度支尚書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
時所稱

崔光為侍中延昌四年正月迎立孝明後二日廣平
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動禁
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三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
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
振杖引漢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
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壯光理義有據聲淚俱止云
侍中以故事裁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
致謝

北齊宋游道初仕魏為左右兵部尚書令臨淮王彧
譴責遊道遊道乃執板長揖曰下官謝王暕不謝王

理卽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頗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卽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周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謂不合其罪不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

部郎中臣薛琬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自北海入維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蕃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徃討趣惡如孤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彧肆更甚臣旣不佞干犯貴臣乞解卽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治中從事復爲尚書左丞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齎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如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各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

高慎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時咸畏憚之

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張雕世祖時爲假儀同三司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効以報朝恩論

議抑揚無所迴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褻帝亦深倚仗之

崔劼累遷中書令勅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劼二子拱撫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撫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外藩有損家代劼曰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後周柳慶爲民部尚書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

發號令常使慶宣之慶天性抗直無所迴避大祖亦以此深委仗焉

崔猷爲司會中大夫明帝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爲何如對曰殷道尊周道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事雖不行時稱守正裴漢爲司路下大夫天和中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權縉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惟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

裴俠爲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典錢物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

清嚴有名懼滿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

薛端爲吏部郎中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

顏之儀爲御正大夫屬官宣帝嗣位政刑日亂開府于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幸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時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隋趙賢通初仕後周武帝爲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

斯徵素不協徵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
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賢通上密奏曰徵自以
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
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爲
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賢通卒不言功
陸彥師初仕北齊爲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宦者讒
出爲中山太守

柳雄亮高祖時爲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
雄亮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

宇文弼爲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僚所憚

梁毗爲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見楊素貴寵擅權百僚
震懼因上封事極言之時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
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
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高祖不復專委
於素蓋由祭毗之言也

郎茂爲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蘓威立條章每歲
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
相應領顛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瞻茂以爲
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柳彧爲屯田侍郎時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

頰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
不易居父之戟樂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
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頰聞而
歎服

盧楚爲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煬帝幸
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職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
唐蘇珣則天朝爲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附託來
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
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珣尋授
給事中

季至遠天后時李昭德薦爲天官侍郎不諳昭德謝
恩昭德怒奏黜爲壁州刺史

王求禮爲左拾遺則天朝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
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比賊散懿宗奏請族誅滄瀛
等州百姓爲誑誤者求禮廷折之曰此百姓等素無
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賊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
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十餘萬聞賊將至輒
退走保城池罪當誅戮今迺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
以求自免豈是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官
百姓群官諤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克

使安撫

宋璟爲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進懼璟謂曰各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醜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復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穆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

祿之事乎

岑羲神龍元年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司皆辭託不敢爲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

韓思復睿宗朝爲給事中活嚴善思於審寔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玄宗皇帝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楊瑒爲戶部侍郎時御史中丞宇文融請檢察天下逃戶公卿不敢有異詞唯瑒獨建議以爲括實不利

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
賜出外職

相里造代宗朝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
敬皇太后忌辰百僚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
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車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
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衍以
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敬括爲御史大夫持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
頗稱焉

班宏爲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書兵
部侍郎劉廼上下考宏正議曰今夷荒靖難專在節
制尺籍伍符不按省司夫上多虛美之名下開趨競
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廼知而謝之曰
廼雖不敏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

郗高卿歷拾遺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宰
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
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
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
盧景亮德宗朝拜右拾遺補闕居諫列與補闕穆質
皆以直稱

冊元書 公正 卷之四十五
韋貫之憲宗初爲禮部員外郎新羅人全忠義以機
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爲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
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爲請者非一
人貫之持愈堅旣而上疏陳忠義不宜汚朝籍辭理
懇到竟罷去之改吏部員外郎

奚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故事始息胥徒以嘗在宰
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遇之後爲刑部侍郎時裴延
齡惡京兆尹李克有能政專意陷害之誣奏克深結
陸贄數厚賂遺金帛克旣貶官又奏克比者妄破用
京兆府錢穀至多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

翰隱克惡惡贄也詔許之元翰曲附延齡刻治府史
府史到者雖無過犯皆笞決以立威時論喧然陟絕
躬自閱視府案且得其實奏言擬度支奏京兆府貞
元九年兩稅及已前諸色羨餘錢共六十八萬餘貫
李克並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二百貫已來是諸縣
供館驛加破及在諸色人戶腹內合收其斛斗共三
十二萬石惟三百餘石諸色輸納所由欠折其餘並
是准勅及度支符牒應用已盡陟之寬平守法多如
此類元翰旣不遂其志因此憤恚而卒

顏真卿爲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

丹州天壽 公正 卷之四百五十九
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楊於陵爲中書舍人時李實爲京兆尹時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不附叶遂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祕書少監

趙宗儒爲司勳員外領考功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遷考功郎中

鄭澣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事者澣採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

裴佶爲尚書左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撤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

董晉爲尚書左丞時右丞元琇爲度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罪名有竊議者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

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播逐恐失人人心一失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矣竊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中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混坐以朋黨寢而不報許孟容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德宗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請遷本曹郎中

楊綰為吏部侍郎典選公平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託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高外示尊重心實踈之

孟簡為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思之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常執誼換刑部員外郎韓臯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處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畢幸於叔文以告之故出臯為鄂岳觀察使

王源中為左補闕時與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為追擒源中上疏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

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
可其請改侍御史

韋處厚穆宗時爲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詎諧
他門而進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爲戶部侍郎判度支
平叔欲以征利中帝意以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爲弊
年深欲官自糴鹽可富國強兵疏利害十八條時宰
不能奪因下其議處厚於是奏議發十難以詰之帝
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有踈斥之漸

韋弘景爲尚書左丞弘景素以鯁亮稱會吏部員外
楊虞卿以公事爲下吏所誣獄未能辨詔下弘景

憲司就尚書省詳獻虞卿多朋游時多嚮附者弘景
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笈及准詔就召以公服來謁
弘景謂之曰有勅推公虞卿失容自退

崔咸爲散騎嘗侍祕書監咸登朝歷臺閣獨行守正
時望甚重敬宗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勲舊自興
元隨表入覲既至權臣不便度復居中書京兆尹劉
栖楚輩十餘人駕肩拒之賓客持兩端者日擁其門
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求度之歡曲躬附耳而語咸
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咕囁耳語度笑而
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者壯之

今狐楚爲左僕射太和末李訓伏誅大臣從坐者八
九人京師大擾文宗夜召楚及鄭覃入決事翌日以
覃爲宰相危疑之際楚多守正故爲中尉仇士良所
忌遂以本官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後唐蕭頊初在唐爲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書
出爲右僕射後爲梁太祖判官高邵使祖蔭求一子
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懼頊又
判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使曹公事俱非
南宮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頊繇是名振梁祖亦加
獎之

帝寂仕梁爲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人賞其

正

劉贇歷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贇性雍和與物無忤君
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崔堯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
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
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堯爲左丞
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
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

趙鳳爲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會明宗置端明殿學士

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任園爲宰相恃明宗舊恩行事無邊幅爲巧宦者所傾以至罷相歸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叛明宗親征未及鄭州巧宦者謂安重誨曰此失權者三四人任在外地如朝夕未能破賊被此輩陰結狡徒爲患非細乃指任園在滏陽卽日馳驛賜園自盡旣而鳳知之哭謂重誨曰任園義士肯造逆謀以讐君父乎公如此濫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

晉裴皞爲工部尚書舍相國寺宰臣桑維翰謁之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

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時人重其耿介

盧詹歷兵部侍郎左丞工部尚書詹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

